



明文海卷二百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

著述

大學私抄序 楊守陳

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而味之佐以或問叅以諸說
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
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年雖與天下友反覆
誦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迺

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與
今易置之文義不同者亦僭用已說以蒙謂別之而其
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于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
然理順乃淨抄成帙閱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
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
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聖之經曾賢之傳而朱
先生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物么麼
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聖經一何甚哉疾
毀亟焚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頗欲佐儒

訓明聖經而患于不能耳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
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
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
非強為異而苟為同也今衆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
亦足全吾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
譬言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
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類類
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大事記續編凡七十七卷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子充所
 著公與宋學士景濂皆以文章學術显于國初同典制
 誥後奉使南詔諭元宗室梁王把都不屈死之蓋公與
 宋公皆黃文獻公晉卿之門人齊驅藝苑世無異論然
 常考之宋公之文雄渾贍麗自蘇長公後鮮能及之公
 之文好模擬甚者剽前人之成說如贈郭士中序用馬子才
 子長遊蕭然堂記用魯南
豐記學
 舍之類非宋公自成一家言者比至其學術亦有不同
 金李純甫著明道集說以孔孟老莊並稱宋公議其偏
 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何所見耶其

著此書蓋以續東萊呂公所未見者也然東萊作大事
 記在朱子通鑑綱目未作之先綱目盛行于時此書可
 作也其間予奪褒貶又與綱目大不合者綱目以昭烈
 紹漢統章武記年直接建安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此書
 頗謂抑揚太過乃用無統之類例以漢興魏吳並從分
 注不從朱子而取陳壽裴松之說可乎不可乎綱目
 出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之所在蓋春秋書
 公在乾侯之例也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則所謂秉筆述
 至公者豈獨歐陽子哉李克用父子在唐雖未為純臣

然唐亡猶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為辭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而後梁是迺春秋存紀存陳之義也此書乃先梁而後晉不几于獎篡乎夫學如朱子著述如綱目亦可以止矣而公此書乃故為異同豈好奇之過邪公在建文間以近臣言其死節特贈翰林李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敢復稱其贈謚者正統六年義烏丞庠陵劉傑以公死節請加卹典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

書元張伯成杜詩演義後蔣冕

楊文貞公序虞文靖公所註杜少陵七言律詩所謂杜律虞註者刻本在江陰行于天下久矣序不書年月惟書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官銜蓋在宣德正統間而宣德初年已有金溪進士元入張伯成所註杜詩演義梓行于世二書篇目次序雖微有不同而皆用文公傳詩與楚辭例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意旨而以一圈別之其同者蓋十之八九演義篇首有曾子白之子昂夫所撰伯成傳稱伯成之文務在追古作者嘗以所著尚書補傳杜詩演義雜文若干手抄成編謂

門人采季子曰吾志在斯惟求吾師曾先生正之而已
先生指子白也傳後附錄獨足翁吳伯慶突伯成詩亦
有箋疏空今傳杜律之句則註杜律者乃張伯成非虞
文靖明矣竊意文靖家臨川去金溪百里而近伯成所
註杜律文靖豈嘗見而愛之其不同者豈文靖嘗筆削
之歟未可知也文貞序有云或疑此編非出于虞蓋當
時亦未嘗不致疑也暇日曝舊書偶見演義漫筆識之
以證知者

天台詩集叙 夏鏞

前輩及同時有一詩循、帖、可舉口誦就使不足傳
永遠而勤一世以有事于此亦自可念後輩及同時要
當多方且存不可使自我泯絕去我為我後之人吾無
如之何也已况餘善亦可厚民風華士習不可不用吾
邑前輩詩亦多傳布在外增刻則前輩某人同時某人
凡若干者將就梓賈詩范盤請予言叙集竊嘗怪叙人
之文之詩而狀寫過寔無有限極高者議青天深者訛
厚地不量廣狹而為奔放瀟漫疊、不足之辭紫色不
辨別門不察模榻不校語意常近紀律不飭凡皆得為

粹精奇作一無所嫌恨以是相人之文之詩是亦足以
誇後世矣則不忤後世亦有耳目言而弗應將不斥為
欺罔為淺識有損于已無益于人殆未可用不翹然也
夫榛觚翰以出于述作之途誰不愿文如韓詩如杜志
存堂室而不及望其戶庭者尚多有焉今茲稱人之文
之詩若是易：人見以為是不難吾殆嘗已至是矣于
是人得自恕曰粹精不在我何所欠缺而須更力是稱
人之詩之文之溢專以止人之進噫近世一切之文之
詩厭、不起為朝代之恥是雖世運使然吾見淺識溢

稱不能不助由是言之序集而溢斷、不可用然則宜
何如不曰後世自有耳目後世自有再目則莫若宜書
某代某郎某人作者必道後世使自得之或遂及他善
某功某德以明言必有寔如此而止已

題劉生性書李默

予年三十時頗悟世儒理氣之說之誤竊嘆士當以孔
孟為師微文隱義舍是何所折衷焉易傳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仁是也故孔壘、言之子思得之曰仁者人也
孟子又傳而得之曰仁人心也言何若是之精也故知

理氣然後可與言以知心然後可與言在知仁然後可與言學夫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自繼之者言也雖然性善不若性相近之確也程子不得于五欲而無已解于性善之旨于是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悲夫人一軀殼也性豈有二哉朱子之言理氣闡程子者也至以費隱体用精粗先後明之玄乎玄矣然其說不能于鬼神通之德川上之喻與養氣夜氣之言何也故知心則知仁矣心者氣之管也氣無所于管則奔逸冥妄莫知底止雖有耳目手足將安用諸故仁

者生理也合天人之道也頃遊海上得歸善劉子梧所著書讀之怪其言論與予如同日而語所未協者十總一二然已竒丈夫矣劉子強予條訂其可否予又何知知不詭于孔孟言耳嗚呼世必有訛予之妄作者况能信劉子之言乎劉子勉之

百川學海叙 錢福

福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聖人之所為教也故善說詩者箋爾雅自艸木鳥獸訓詁之間而以意逆之則興

現羣怨事父事君事者得矣豈惟詩哉凡讀書者皆然
後世教者趨放簡便學者競于躐等名物不分而高談
性理制度莫識而任作禮樂噫是何異于未見本艸而
用藥未必旂鼓而主兵哉者故知學不可不專而書不
可少也顧所入何如耳然自尋章摘句之孝與而類書
出遂使經史子集之全篇有思而不閱者故緩引雖侈
而甚哉或不知所出有識者往病之然不犹愈于弁
與其緒餘禹鬻而未之知味即宋人左禹錫裒襍說數
十種為百川學海自謂醱疵相半而大要足以誠言行

理見聞似矣予尤愛其所錄者全書皆無破碎割裂之
患輒欲效之而合諸家類書分門別類刪繁去複自經
史子集錄全篇外其餘裨官小說卓見祕論章分卷斷
者輒錄其全庶乎便而不畧備而不煩得紀錄之法云
尔然而未之能焉頃者尚古先生華汝德購得古本百川
學海喜甚曰近時刻本鬼存好古博雅者展轉假借疲
於騰錄譌舛相踵至不能讀而况欲求其文藝事蹟義
理哉人之患犹吾之患也既以所得本付梓擇良工刊
之與天下後世共無吝借且不計所費賞福聞之以為

難而往觀為則幸成矣先生請曰左錄每書各釐為冊凡百每聚數種成一帙以十千第之甚妙但其所分帙未能盡合予意乃敢仍其舊帙而妄改分之皆以類屬而先後亦有說為何如福閱既嘆曰此予所欲為而未

能者也

謂按

昔鄭樵欲駕出司馬遷班周之上作通志畧其

論按仇則為

按

如書統兵不患其多而患無綱紀條理

耳福雅信之先生其有見於是哉前輩嘗語福以孝者當先識義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後次之詞章字書博物摭異以窮其變先生之編次適有合焉其

亦善論孝者哉能以聖人與觀羣怨之法而讀之醞疵皆有益也正不必泥耳安得盡若先生者各出所秘以與之為福所欲為哉先生其有意為福尚能佐之慕李鄴侯之藏發蔡中郎之秘而上請天祿之儲以成一編以左右今日聖君賢相所修之會典使考古通今者一覽而無遺憾不亦天下古今之大快哉文明之盛禮樂之興斯其時矣敢書諸其首以俟先生名理汝德其字任光祿署丞世為錫山名族博物洽聞敦朴好礼而此則所可見者云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錢福

唐陸宣公之文權德輿序之甚詳而其奏議宋蘇軾所
進劄子評之甚當因論其世宋儒雖有陳說成福則敢謂
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一人作配而已公之後未論也
蓋武侯躬畊南陽不求聞達若泊然無意于世哉及感
昭烈三顧之勤則立談之頃天下大勢舉在目中英雄
角逐卒莫能出其妙算公以少年文季感德宗之知遇
奉天草詔動中事机內署獻納纖悉畢具遂使跋扈革
心奸諛側目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及遭讒南竄則閉

門惟著方書五十卷又若退然無與于當世之故者然
是其用行舍藏孰得而下上之哉且卧龍之望已重于
草廬之下而簿尉之調僅救乎書判之科然提全蜀之
衆不能誅奸雄于大義倡明之日而操數寸之管乃克討
叛逆于乘輿播遷之餘顧剛明信任之至吳魏搜一代
之雄萬策撓之而不足精察猜忌之萌非實任匹夫之
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故知山谿之豺虎易禦而城社
之狐鼠難防逆順之大分易明而邪正之並進難別是
以漢帝若阨于勅敵唐宗自壞于腹心卒之營中之星

既隕永貞之詔不起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惟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之言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奉之論至
于今皎然與日月爭光是則福之所以亮二公之心者
餘豈得而盡知哉至于立言之士惟知就事論事行之
當時而有功垂之後代而無樂如是而已足以立天下
萬世之常規則謂之經足以合天下萬世所共由則謂
之道豈夫道自道事自事議自議經自經哉他若魏相
條晁董之作而軾上公之奏自事是臣子事君之妙術漢
文帝思頗牧而卒得之魏尚宋仁宗相韓琦而謂賢于

夢卜又為帝王師見于彼先賢曷有損益而世乃以當
代之不用為惜以後人之見知為幸甚或假時命以致
怨尤為者徒知涕泣之策殞生于賦鵬戾酷之玄俟知
於掘地而不知聖人之言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患
人知莫已知求為可知是又福之所以亮公之心者也
公為加吳華亭人福為鄉後進少讀其文慕其為人每
憶朱晦翁稱子游列于文孝謂吳人得聖道之英華而
多文士乃敢謂自漢以來吳中文士惟宣公一人而已
公之後未論也故雖濫竽文科論事未獲試于機會語

道不敢托諸空言而終身景行之志則莫之敢或替焉者造萊陽于君世和以刑部郎中未守加興三年鉅細張明上下熙洽稽邦文獻重梓是集局記歲月以著公之文又一幸也觸會初心論列鄙見以就正有道焉方今聖天子在上崇良黜邪求言如渴正軌所謂必善贊議論者而方維在于古人才不假于異代則經筵講幄當熟陳是集制草章奏亦豈少若人哉福誠所謂野人負暄遼東獻豕也已于君名鳳階世和其字云

杜律啓言叙謝杰

注杜律者衆矣而莫盛于虞氏伯生聞人且東里季士為之叙也然是惡足以注杜乎哉說者謂為元人張性伯成所為而托之虞以显理或然者歐陽原功撰虞墓碑不及注杜東里業已疑之則此之為贗書可必也余使流虬見彼國所讀書獨無經而以杜律虞注當之亦唐鷄林賈之傳與第賈能辨白傳之贗彼直以燕石室少陵竊謂白傳幸而少陵不幸也今其書俱存試諦觀之若鶯啼修竹不知為梁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為淮南之宅宗臣之贊不知為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為庾亮

如意不知為玉戎下講不知為桓虞伏弑不知為宗資
褻惟不知為賈琮斷石不知為峽長流不知為江湖
語不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榮期息机不知有馬援如
泥不知有周澤高門不知有鮑宣耶箇不知有李商隱
行路難有不知袁山松烏皮几不知有謝玄暉與夫窮
愁之本于四裔獨夜之本于七哀亂紉之本于賈誼幽
側之本于沈約真源之本于昭明青龍之本于葛陂朱
拱之本于西樓伯仲之本于典論指揮之本于漢書莫
打鴉之本于古曲欲教鋤之本于卜居芟荷衣之本于離

騷蕙葉之本于孔雀賦悲壯之本于漁陽樞奉引之本
于聖公傳袈裟之本于四分律亦咸未之敢焉甚者全
盤泥于玉盤步檐訛為步蟾軍儲自供未稽府兵之制
洞門對雪莫登掖垣之規高葉忽雲石之光打鼓昧發
船之節芋栗忘其椽寔諸天遺乎內典相黃三寸莫憶
義康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彩筆氣象謂以才
而干人江漢垂綸恐因老而不錄則其涉于蕪陋謬悠
也滋甚曾謂聞人之注有是乎故以此解杜是為誣杜
以此名虞是為誣虞宜毘陵氏擯而黜之者自毘陵說

行世稍知其為贗不可謂無功于虞惜所釋寥々無足深明作者之軌謂之有功于杜或未也用是不揣姑會其意而為之詞取材諸家發以膚見竊附古者以意逆志之誼期于備而約斲而圓雖杜之全豹未之能窺而寸管一班亦時有見書成命之曰詹言園吏不云乎大言開々小言詹々余之詹々命余言亦識小之義也若因開々而發皇考之奧謹埃諸大方之家

濯纓亭筆記序陸粲

故紹興郡李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

為緒正譌闕除其複重離為十卷華李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孝始游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礼部入試內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孝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十事皆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歛容降歎李長沙為孝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荐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嘆曰

天夢、乎世械、乎仇惟擁楹、俶奢斥乎矯虔、駟駕隨夷、陪乎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淺、其感憤于文詞、廉峭精確、多少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現得奇文與義、為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在黜邪之指、亦畧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于千載、雖長隕、滄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倣僥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_文以自見、若戴

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遐懼遺文之泯墜、爰叙列大校、今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竟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內外二篇都序 趙貞吉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為內外篇也、曰、予意在備經世之法、俾願治之主有所採擇、耳、經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即經世之主也、其位為統其臣、為傳其令、為制其事、為誌其道、為典其德、為行其才、為藝其技、為術

譬之于車輪輻輳軸蓋廂一不備非完車也能知七
 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統也則于經世之法如探菓
 于囊走九于坂亦易知而易行矣或曰若此善矣曷為
 贊以出世通無乃悖乎荅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
 先秦之代聞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
一云周史奕魯一見其書後沒不傳
 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多漸奇英辟哲臣譯而保之
 于今六十餘卷矣闢深辨奧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
 既云普拾遺文可獨棄此而不錄乎烏得為贊且子亦
 聞出世義乎化人之法以浮生鼎鼎、百年勞蘊為世也

往者為過去世續者為未來世三世流轉未有涯際而
 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此謂之橫出三世也又
 此世者五濁混、名為欲界升之為色界再升為無色
 界然升者復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人常住之心
 不與之升沉也此謂之豎出三世也
世界即未俾經世者
 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于化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為悖
 或曰然則曷為外之也曰內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為
 主出世為客化入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于世也
 非客議乎譬之家居為主人遊為客子內為主而外為

客也此一人之喻也又譬之家有二子為一耕而一鉤則耕者名農鉤者名漁農在鄉而漁則在疆矣其地與業固在外也非有意于外之也

史業二門都序趙太史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統傳制誌史之綱而記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体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之王其能舍諸客曰子學道者曷以史自居噫是烏

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為史之聖乎六經羣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于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官亦有意于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未建傳行不彰制誌鬱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乱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謂此篇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乱之咎已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天經世之位為統輔統之功

為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于史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為典翼典之德為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于業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故知為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統、達而天下之治出于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典、建而天下之道出于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為得其眼雖

愈奇而不乱客曰何以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鈐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目完成則棊愈劫而愈活此不乱之喻也客曰唯唯

重刻中原音韻序 祝允明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于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逸詩用之今韻出于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

洛相去不遙其方言如是也故為其言者每訛詩韻之偏而為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于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茲未遑似諸人每浩歎今日事惟樂為大壞未論雅部祇日用之十七宮調識其美劣是非者几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有南采溫浙戲文之調殆禽噪尔其調果在何處噫嘻陋哉大河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

德清中原韻入板以示予、為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為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令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煙雨樓志後序 彭輅

烟雨樓志既成或曰斯樓也藉土一坏結屋數楹耳奚以志為夫嘉江南名都雖物力殫詘而金繒杭稻之賦走司農供王府者浩穰踰他方頃者經術道藝之彥雲蒸鶩變致身卿孤載筆石渠天祿者楮、鴈行海內以文獻歸之嘉願其地則之灵山上游之奇瓌瑋峻迫之

現獨鴛鴦馬場二湖枕艷縈帶洋、澤國故昔人以烟
雨名樓置之湖心地肺爰備壯觀談者謂嘉之有斯樓
是為子都毛嬙潤眉髮而華衣履陳帷帳而置棊筑也
奈為胡元所燬至嘉靖己酉始有訪厥遺址累土成一
洲嶼後建樓于上而仍其故名者曾未几會海寇震蕩
弔槩瘡痍不暇議樽俎攬眺樓用漸圯而洲莽泝蔓無
能副名勝而騁遐矚也萬曆癸未郡守龔公為捐俸葺
新之重階朱闌室稍丹雘剪蕪薙榛環植桃柳而召僧
秉其鑰樓陰復營一砥長數武廣半倍之手作釣鯿砥

三大書勒石置砥下蓋以任公子几郡文彥也已郡得
大魁造叶期識于是青簾白舫翠袖黃衫醉壺觴而聞
笙管者紛、纒、踵趾不絕一遊一娛盡入騷咏好事
者遂哀以為志付其籍於掌故俾共守而傳借使闕逸
而弗載、而匪文不幾泯由拳語免問一勝槩而隱賢
大夫惠我人之德美也乎夫金焦之臺現俯甕天塹武
昌之黃鶴望極晴川巴陵之岳陽吞吐洞庭雲夢以斯
樓擬之誠不敢抗顏爭雄長然在水中央崑崙南浦勢入
冥漠漂緲虛無方其春水盛滿不見兩涯烟樹周遭雲

霞蔚起綺縠千頃景羲倒懸島笛悠揚菱歌擘緩文魚
踊于波際高鳥騫于層晏闌闌匹乎五陵吳越折
為兩戒亦足以縱寥廓之觀而舒倏然之思矣况北有
胥山及子胥秣馬膠弓圍越之地也此二湖者范蠡功
成遠引扁舟往來浮泛者也真如塔影即裴休悟後
所捨之宅也瀕湖市橋曰宣公者陸敬輿風猷聲烈
令人至今景企者也俛仰宇宙有流波陳迹蕭條千
古之慨微斯樓孰與發之且地繇人勝景與襟期
故同梅異蹟同賞異情吾嘉當孔道京省衣冠輅

傳雲擁公問與其賢豪契好觴咏樓中因之采謡問俗
而謀諸野則斯樓之得公猶西湖之子瞻虎丘之應物
豐樂醉翁之永叔其為斯樓重永也輅歸田以樓而
詩者幾且成帙然無崔顥杜甫語內愧之茲序志之末
簡異邦有閱志者將諒彭生非侈言哉而猶然菽蕢中
中見解也

史記初覽序彭輅

太史公生於西京盛時承庭授之學挾良史之才其作
記也當得意處點綴模寫跌宕揮霍如秋隼乘風騫薄

高雲而一不措力驪駒驟峻坂而下蹠躩奮迅不可控
阻然五帝三代本紀則跼趨寫束壹似有若而弗舒者何
哉大約子長之又全倣戰國策又善作天然短長語風
搖波斃而生淪連陳列情事煥然丹青圖畫之在目勃
成一家此其所長也至于左氏傳句無冗字篇無懈句
意括而辭省寓驚琢於規繩而上兼書之古有疏通易
之恢竒淨潔則子長即欲效之不能也蓋均之能言之
士而其才質亦各有所限云今人為文多欲效子長者
余意子長受性本諒直慨慷其為叙傳盡發人肝肺底

裏無少顧忌諱匿即不遭蚕室之禍儕輩見其文必陰
擠中傷之矣後之君子耽寵榮畏冒咎左瞻右盼躊
躇徘徊平居發一語每囁嚅模稜不肯洞襟直吐此其
效子長僅獲色澤終鮮神髓雖似犹不似也惟大梁李
獻吉者其人悻々自好多所凌轢閔中王槐野簡仇豁
達竒正苞舉而公之文大類子長他或未之見也爾來
慶厯間三尺童孺終搦管製塲屋排比藝隅々為壽陵
之步耳而開口無不曰史漢史漢然皆剽竊句字永鏡厥
旨余因取史記一書擷其腴榮畧削繁蕪名之曰初覽

明文海
蓋為幼學挂一漏萬者設于以志芙蓉赤糟精鐘鍾初發
可也編既就誠免曰第置之家塾勿外傳恐不我諒者
紉起而謂讓為其何說以解

唐詩衍調序彭輅

客問於予曰詩至晚唐齷齪聒嚙無復飛揚奮厲之思
奚以衍調之緝為子既有初唐祖調與盛之雅中之新
不啻足矣衍而續予其贅疣也哉輅曰晚唐諸作視往
撰誠漸凡下猶然詩也惟宋人造意發論不以興趣為
宗而天下始無詩故宋可廢地晚唐胡可廢也夫文異

於詩者何詩摹繪景色託之興寄而歡娛悲悵之情態
隱寓其中不待顯露直言也直而言之則失玄虛蘊
藉之指而為有韻之文矣晚唐之于玄虛蘊藉不尚存
十之四五乎姑蘇黃姬水曰詩貴真而惡偽故如其真
雖降而為元和開成犹之荐紳而效委巷之談俚亦雅
也非其真雖進而為天宝開元神龍武德貞觀犹之市
井而擬巖廊之度雅亦俚也此知詩矣昔壽陵之孝行
于邯鄲也邯鄲不能成而併失故步卒匍匐以迄今之山澤
野老與閭塾孺究輩賦資駕下令之為錢劉皇甫已難

明文海
卷之十四
之况王孟高李楊盧沈宋耶予之是編殆為若人設也
且寰海之內學詩者不可勝數葛東異嗜秦粵殊音安
能入、而一之即高明英偉之士亦有不以世代先後
橫於胸臆而惟擇其言之善者矣貞元以下諸君子其
翹然著稱者無論也他吟者率雕鏤艱苦童習而白顛
其間豈無一篇半簡足愛而傳者予憫其用心故寧過
而存之

後序
序

明文海卷二百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

著述

書漢延禧刻字 焦竑

漢銅雀瓦稱為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
皆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延禧字為
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為古篆後作分書古
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處為銘太齊公六世孫

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此其類也末二字為恒光
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
然使學者于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文音義便考序 焦竑

世之切于用者莫踰乎書其易為而難以還之古也亦
莫踰乎書人言漢世漢世學童能誦書九千以上得補
為郎故其時精于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
束為宋子雲以三日為疊韓子以自營為私自古博學
通人不能無失况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與學者驚

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
至于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
怪异如隱侯見嗤于其君莒公召怨于其友豈不感哉
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
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季祀
閔學者之替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
上之不欲盪古而下之母以駮世斟酌雅俗之間而漸
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于疇曩者數端輒以其
涯略論之如草長為之因借為語詞而加草為芝舟慢

為凡因借為總計而加巾為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
因滔之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為享辟益為僻知
益為習不知義异文同是名轉注而竟續指贅莫始刑
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
並列一論也而真刪兼牽用元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
也如時峙苾苾曉曉雁鴈始傳為偶差後輒二字悉載
有若焦光為先向平為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
也支支及及殊字同書秦秦秦秦皆之首元异已已弓已
之体莫別自篆變為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

虎馬之音姚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
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為協其疑六也古韻虫湮
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遂執
部韻為著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為賢
于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巨殫論嗟乎士未有不
通古人之經而能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
知其經者孝者尚歸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母謂古道之
終難還也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焦竑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孝者屢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于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送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岩无罅可入二老同得法于盱江而其風尚懇絕如此余以為未知孝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既知孝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于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荅復以先生語扁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

之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為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于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毛詩古音考序 焦竑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于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犹未斷然盡以為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參軸寔多彼此互証因知古韻自與今异而以為叶者誤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孝立俯與余同也甲

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及詩无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
難遷信何遂作古音及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胪列之為
本証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胪列
之為旁証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
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于經所關若
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
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几于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
寥々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功可勝道哉世有
通經孝古之士必以此為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

目君則不孝之過矣蓋余嘗言季立有三异而或者之
言不与焉身為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鐔鉢蕭疎
野衲不若一异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紲而辭受禮々不
以秋毫自緇二异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
博矣而語字畫敵音至与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异也
若夫為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
奚易异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于簡端俾世得君
為人之大略云

五經古本序 顧起元

五經之行于世也猶日月之麗天也幹四時調五緯終古以固存今之列在學宮者夫亦猶古之遺也曷為而有古本蓋自秦灰冷魯壁開漢武帝除挾書律以表章之諸孝士大夫治經者以百數各緣所受為師墨守經笥而建說鈴往往遞為異廢終漢之季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碑輩奏刻石經于鴻都孝宮所掌始有統宗歷唐宋至今唯費直之易孔安國之書毛萇之詩戴聖之禮左氏之春秋于博士弟子所誦說為最著然歷世悠邈篆隸殊文繚素代更刊謬寔廣有宋大儒者出又以無

前之智紹絕孝而播遺經間出新裁分裂舊典于是五經皆今文而漢與唐千餘年來諸君子之所磨研編削者稍稍第廢矣遺文具存不列科策俗孝填增冒轉相倣倣校非列向簡謬綠緋編異契儵書說繡素此大雅之所歎也儒者雅好尊古而卑今蝌蚪之說策岫嵒之碑款識僅存摩挲不舍獨于聖人之經拘夏蟲之疑冰畏醯鷄之發覆享敝帚而絕韋編法後儒以廢前哲恬其所習諱所不見乖析牴牾不以異於商頌那之述祀典也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豈其智不能踰勝古人夫有

所受之亦經猶鵠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多也經豈穷于漢儒亡于漢儒于彼我蟲時亦弋獲矣安得執宋以訾漢且夫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世之治經者未有不以蠹測海者也言而尽道或得魚而忘筌昧而迷日或捫籥以得燭得失之際古典今共之矣又安得執宋以訾漢此五經古本之所歸刻也雖然經者聖人載道之文也文有古今道何今古孝者能以心而求聖人身在千百^世之下道曠然若在千百世之上則神明之大業不独在解袞間矣苟第以其文

之古耳輔嗣分象既异費書梅賾補亡盖非孔壁文帝之世詩始萌芽后蒼之編周參繇叢邠夫廢於閻疏公穀歧于短俗安在古本之必為古乎是故善孝經者得意文字之外迺見古人夜以腹笥求五經則糟粕之餘輪扁之所笑也於戲是又刻五經古本者意也

重刻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顧起元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離蜀省皆有刊歲久夷漫罕行于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程君輩授諸梓既成局余以序余唯國家功令立詩

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為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肆故
成公所記魯孝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
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异者凡有四
焉文公取夫祭鄭氏抵謨小序之說多斥毛章而以已
為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傳與經傳合為獨
得其真其异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德思完迺歸
正非作詩之人皆无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无邪之思
作之云耳其异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
迺名為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穀彼桑間濮上聖人

固已放之其异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
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
荐鬼神御賓客成公此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
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雖不列于三百篇
數其异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竟成公之說長^詩讀序
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為子夏作韓愈氏謂子夏
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于
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
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乃衛宏所綴諸說絲々迄

無定論然詩之有序犹听訟之有証驗也証驗必于其
人与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
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犹不足信今用已見踰
度靜女采芣諸詩為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
樵章後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辭固尔作者
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也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
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
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迺憂段揚之水本刺晉
昭也而辭迺戴武是直為後世美新勸晉文嚆矢矣聖

人奚取焉廼存之為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
上之阻男女亟聚會殺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
鄭散淫者謂鄭國作樂之散過于非淫謂鄭詩皆淫也
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
散与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
自君子而必以為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寤浪凋晰之
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詩曾是斥穢登良迺懇寘此
也左氏季記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

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
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于營夏獲武
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
賦野有草蔓鄭六卿餞韓宣子蕤賦野有蔓草子太叔
賦褰裳子游賦夙雨子旂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皆
見美于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燕享假
令盡為淫奔所作豈有西國君卿大夫相見迺自歌其
里巷狹邪之淫辭以贖媒俎豆下伍伶諱者哉必不然
矣蓋及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着錯以古今諸賢

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
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正自未易詩又多
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求諸心而安耳苟其
有得于心与理即璣語稗說持之有故犹不可棄况乎
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
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思可忽諸
抑又聞揚雄有言說之李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
無二義歸有宗碩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
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氷釋固通經博古

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者備折衷焉

獻徵錄序 顧起元

古之良史欲紀一代之事必先儲其材以俾之龍門蘭臺之史毋論家有世業緒而成書所取材于世本國策秦史記與夫中壘父子東觀諸儒之述作何其備也近代若豐城之列鄉紀瑯琊之會山別集琬琰錄皆有意憲章博為之地雖未如海鹽之拓徵吾季今言為全書然傳諸執林蔚稱秘典若奉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

山林瓢衲之蹟巨細畢收毋患堙沒矣未有若澹園先生之獻徵錄者先生天授異才几隣殆庶知通聖統上比素臣自首廷對領史官毅然思有以自舉其敢含毫相視薄而不為誠所謂業傳二正才擅三長者矣會陳文憲公設修國朝正史與王文肅公共欲以此事顯畀先生先生謂蓋衆獨賢固辭不可遂與詞臣分紀其事然而先生胸中實具有成書即文憲所建設規畫大氏皆發端于先生者也于是取累朝訓錄方國紀志與家乘野史門分類別採而緝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

都大邑之傳畢登于簡一代史材犁然大備茲錄因其
一爾當是時使先生從容禁林次第筆削日月不刊唾
手可冀而為時所忌歸臥東山廣內之儲匱而在笥豈
不惜哉然先生意不忍忘時為仇校緒成其業多至百
三十卷蓋其目廣于列鄉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者什
七至折衷是非綜核名實闕疑而傳其信存似而采其
真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先生于此實有獨鑒異乎
徒事網羅靡所澄汰愛竒好异或情濫實者矣孝士大
天向往此書借觀至于簡渝傳寫為之紙貴乃從友人

茅生之請取畀之梓然每類間為梓者有所裁避先生
意畱任之而成書具存異日發其大全固可竢也此錄
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諸掌覽者資之為政鑒作
者資之為史材如先生自謂者所裨豈其微哉余嘗觀
古來作者後先相踵史才實難其人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至為順宗實錄何濶略也又以避禍守默重為柳州
所訖眉山才氣縱橫俯視千古友人用史事推之以才
非當家遜不敢任退而处于庠陵之後史之難其人也
如此當吾世而有先生豈非盛事國朝之史有專官無

專業自會要較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簪筆記言起居
章奏而外未有聞也史之難其書也如此當吾世有先
生而為此書又豈非盛事余誠願上一日大開金匱石
室徵先生典之緒成正史垂諸萬世執此以往先生得
無意乎即不然而詔賜筆札錄副禁中私家所藏褒進
為公史如班書故事固東漢以來作者之殊適也昔劉
子玄手著史通掎摛古人不遺餘力至身為史官以作
非一人詔書遼長徒抱汗青元日之歎如先生與眾業
退矣而犹思備一代之史材以信今傳後人之度量相

越不亦遠哉天下事何不可為也于是乃益信賢者之
有益于人國矣

國朝列卿紀序 頌起元

國朝設官分職在內莫重于列卿之署二百年來名公
鉅儒以矢謨陳力圖事揆策佐上摠覽萬幾毘贊六
典者不可勝紀夷考其人或以刻厲而永終譽有以建
白而奏庸功修諸已奉為典刑守諸府存為故事又或
得失一時是非千載音徽未往發法戒具存誠萃其遺
事而胪列之固考政者之樞机當官者之著箴也第全

匱之藏焚草禁林秘不傳外而官之志錄析在列畧家
之譜牒散在四方遽未易睹即吾孝憲章諸書網羅云
備其于列卿之業沿革創承創承遷代首尾固未詳也
若野史裨官雌黃馮臆昂抑失真盡信不如死書矣士
大夫欲容故實以為法戒其何繇哉豐城司空雷公在
肅皇帝朝與海蓋鄭公同以練習掌故著嚴一代垂意
典述既摠本朝因草用舍之大政次而為記又取開國
以來中書省輔臣六曹諸司以下其人与事論而列之
取材于志錄稽世于譜牒日月披尋排續成集系牽繩

貫此事局詞正纂而外旁及羣書凡有所闕悉從採掇
其或事无可攷亦具存其姓名曰國朝列卿紀於是
漸鴻振鷺依日月而近星辰者履歷犁然如與身過煌
煌哉真昭代之鉅覘也隆慶而後公謝政家居所紀第
書名目以俟後之君子而公亦尋逝矣願編摹蚤完登
校未終就中一人一事迭見則重複宜刪傳信傳疑兩
存則冗蔓宜汰以至魯魚帝虎之字訛舛宜糾疊床架
屋之書參伍宜備待御徐公之同邑人也視孝南畿志
先景行念此紀僅有鈔本未普流傳因所以表章之者

乃刪汰正補反復校梓行之自是雷公之盛事得侍御
公而愈彰此紀所著真有揭曦曜而不刊垂琬琰以不
朽者矣刻成待御公以序委余敢借為論次若此余又
竊因是而有感也國家以官授人以人業官既設其官
必求其人既得其人必備其官故槐棘无闕員鸞鴻无
失序其制如此然而前之君子固尚有位不配德才不
酬用者至今有遺論焉以方今日何如也或闔署而空
之或越俎而治之上既不專課以功能下亦不能精求
其職掌浸淫之久恐後之視今謂治朝无可書之績賢

士大夫有难得易失之才盖攷攬已事不能不有望于
當宁矣待御公之刊是紀其所為廟切者意固甚深甚
遠也豈徒為西臺廣柱下之藏東觀侈禁中之副云爾
哉

啟雋類函序 頌起元

啟之有四六也蓋始于六朝于時信使往還之語閨房
問訊之言靡不璧合珠聯繡班綺錯可謂盛矣唐人獨
用之以謀進求通其用稍見裁而風韻淺矣宋人兼用
之以論事銓理其体稍近矣而菁藻薄矣國朝因之士

大夫郵筒問答不尽沿宋季及書之陋而于所當用四
六之文犹不敢廢顧自弘正以來北地信陽以及厯下
婁東諸君子馳騫千載古之業往々下視四六不屑降
体為之而間其有工為此道者乃别出所長標勝于詩賦
古文辭之外故以名山大業或兼能而不足竿牘小知
或專至而有餘亦其時然也然而技之極道乃進焉工
之極神乃出焉夫苟于排偶敲律之中而能徵事考辭
振華啟秀使意靡滯淫詞非翫敵彼我之懷交暢迴環
之味不穷自非草創討論有其資修飾潤色備其物而

欲取材于口占見奇于腕脫其將能乎此羨長啟雋類
函之所繇作也是編也以官為之經以事為之緯自前
代以迄今入凡啟之能援据故實綴緝華藻者或幸其
全或提其要靡不羅而載之至截寸朽于干雲擡點瑕
于昭秉澄汰之美匠自淵衷論貫之精密于織手視宋
人四六叢珠等書或博而未精或斷而不局未有能或
之先者矣誠使人挾此書即或糾紛簿領之中奔走輪
蹄之內可使百函毋滯十部不煩思短者皆比于弱羽
之長風即才高者亦等于神龍之尺木矣所資于簡牘

功不亦偉哉不寧惟是序天工啓地典備官事綜人情
以此而敷制代言則謠誥之論綽也以此而上事陳情
則表奏之呈第也以此而勒勳紀德則碑版之龜螭也
以此而酬知結契則門庭之羔雉也其事則小其道則
大其文則近其指則遠其律則今其用則古安在一區
區簡牘之為助已乎故自啟之用四六也六代而下必
此書為之搃萃焉世不乏孟公之筆札元瑜之書記
不得不必以武庫屬之羨長矣

巨史序願起元

古史多矣正統曰正史閏位偏方曰霸史黃衣虞初之
流曰小史曰野史其以巨名史也自吾友潘景升氏巨
之為言也說文寓諸竟廣韻寓諸通梁太清有通史矣
景升无乃欲兄任昉劉峻諸人溟滓然弟之乳景升之
自志也曰姑舍是夫全匱石室則有司存抑小者識之
微者表之夫亦犹行古之道也斯其義則我取之矣理
有所寄義有所成我安得恍恍大壑而涸甃泆我安得
焯赫翔陽而豔燭火且蹄泐之眈大壑其為水一也水之濕一也惠至而倪
小大壑火之眈翔陽其為光一也光之明亦一也惠至而倪微顯巨猷非簸海無所旋其體

而車轍之鮒得升斗以為活日晷乎晝月晷乎夜灯晷乎晝夜以佐日月之所不逮用有當而会有極焉取小大显微而置趣舍于其間哉問其行且迷而已矣道何必挂于通人問其人足称而已矣名何必綴于下士問其理何可徵信而已矣紀何必擅于三長問其游可資博而已矣事何必闕于六藝問其騫艷絕采竒趣遙情足以搖韵士之魂快舌人之辨而已矣語何必絕于誕迂神怪故或曰內紀內篇以內之而忠孝節義懿行名言之要幸或曰外紀外篇以外之而豪俠竒偉技術艷

異山川名勝之事彰或曰雜記雜篇以雜之而草木鳥獸鬼怪瑣屑詼諧隱僻之用列紀以類其事篇以類其言內之目十有七外之目三十雜之目三十有二合之凡為目七十有九為卷九百八十有六深察_乎神明之奧而大与乎宇宙之摠精辨于絲喬蠅蟻之細而冥燠乎夔魍罔象之原試取一編讀之可使貞夫委志于挫廉列女甘心于霄艷俠客_與夷其稿項黃馘之感而溺士亦廢然自返其油檀裙屐之情理有所寄義有所成庸詎知夫識者之必為小而表者之必為微也且

庸詎知夫小者之未始不為大而微者之未始不為显也魁阜假潤于蹄涔挽天河以洗之則蕩玄室貸光于嶠火傳燎原以焰之則焚瓦當而失其会大亦有時小显亦有時微矣奈何以微小而概巨史哉嗟乎君子握環中之要擴域外之观冥古今于一丘齊天地于一指曠然知六虛之莫繫倏然見萬物之可師周之与蝶疇辨是非彭之与殤孰為修短謳散塵飛金銷石泐唯此真心不毀至理長存与天地日月共載于寥廓之間耳此巨史之所為作也又奈何玩須臾之景而忽无涯之

知殉耳目之常而棄无方之奧哉景升粵：慕古生平游履几半天下九流七略靡不涉覽多愛愛奇又其情之所鍾喜為韵事老而孫篤斯史之作其惊寄盖有所託焉馬子才謂太史公好游至為史記平日所經歷者皆在焉千載而下知景升有巨史也即巨史有景升矣

重刻名世文宗序王錫爵

文章与時高下書契以來元幾變矣自帖括比偶率子之業與而綴孝少年耳割目涉不中說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排之士馳騫之儒一切厭棄庸俗而求所謂

雖書行簡于荒郵頽墓中于是乎說經者元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以多端巨測為新奇而卒之雅與相糅去古愈遠譬犹族庖操及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能而利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异此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异書叢說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芟雜榛蕪一軌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或遂謂古季誤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取以古文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扶真氏正宗一帙取尋摘強記應故事而正不佞誠然懽內媿然不

敢師心別有所指授何者魚筌兔蹄古今共貫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趣舍唾前人之未工誠慎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為誠季上才抑詭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翼經旨為多至如章句窮闡才穎未脫則固當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藏疏瀹汨々然效指而後真氏体裁可漸鎔而就也今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宗著若干卷呈督李榆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合眾見差次評隲既成刻矣已胡公持節來按吳會馮公移治蘇松兩公

相與勸學與士憫然一指既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發古籍旧聞重加彙擇稍增損什之二三而蘇守玉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觀之暇涉讀一過則見其驪彩並收廉肉相準其所由門戶去徑生為近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可江可河故事辭混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其愚鵠多方從初孝之所命射故裁覽寬而詮引博使夫高者不廢象罔駢枝之誕而下者循其环中亦不失萬一于輻湊故真氏羽翼六經是編又羽翼真氏要之皆与天壤相敵者也夫文章

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至孝古兵法則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子顓、讀父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釋術須權讀是篇者亦可以鑒矣

密箴後序 王錫爵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進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間呼与講孝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孝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愚夫以氣稟嗜欲篤孝間而行显密不相权者先生

曰何謂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孝遊世迄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独坐独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默而寡過之行无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曉々嗚々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先生没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与標立門戶縱辨自矜之

士其書恍洋可喜孝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与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言以為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辨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跋石鼓詩陸深

石鼓詩儒先辨論至多蓋夙雅之遺云鼓今在北監

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日泐_也啟局鑰之而不果別有樹
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碑与鼓積
有存亡矣潘在大德周虞文請公集助教成均嘗謂十
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
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
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
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所闕焉歐陽公
集古所錄終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
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于佛龕中

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
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
闕畫之數韋應物亦謂風雨缺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
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
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式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
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与諸
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于畫中見鼓爾不知近
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尔耶此詩出于修模楊用修

慎若所從來果有的執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缺疑之為愈也予方遠四言詩不竟欣喜而錄之首簡

文體明辨序徐詩曾

文體名辨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侔為主而損益之辨侔為類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侔外集為類五今明

辨附錄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寫貯藏以俟正于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為堂必廠為室必奧為臺必四方而高為樓必陟而修曲陟與扶通見尔雅為管必圓為篚必方為簠必外方而內圓為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于識者鮮矣况文章乎夫文章之体起于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

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

書体六今存者三

此蔡氏真氏撰周官太祝六辨而言六辨祠命

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无之然无逸等篇實訓體也 厥後顏氏名之推論元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无體亦

無正變古今之异而援周孔以為証殊不知无逸周官訓也不可混于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于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彖云夾禘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扁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于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詞而

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為說論者乃說論之變以說論為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无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温厚今以麗語襍鮮穩順謂无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辨當愈嚴此吳公辨體所為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為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銓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丞相前書尊為准則曾退而

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
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為一或混正變而未分于愚
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
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
居積累成衰更以今名聊畢前志竊于先正述作之意
不无异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行世用上贊文治
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无戾也初擬上進故
註中先儒並稱姓名後云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
予則幸矣是編所錄惟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造文故

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异体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
為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疏今並弗錄博雅君
子當自求之至于附錄則里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
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于世若乃內不能
辨而外為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禮記集註序 徐師曾

古昔聖王迭興人文漸著各有禮樂以致太平蓋至有
虞氏而始詳歷夏及商猶尚忠質至周而又加詳意其

時禮樂皆有全經而散逸不傳今所存者惟周禮儀禮而已若夫禮記則四代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存焉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後相與共錄而成書魯王制月令作自秦漢要亦不可少者孝武時河間獻王德得其書而上之孝成詔列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厥後戴德既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後漢馬融傳其孝乃附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其餘歸諸大戴禮故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似矣曾竊以為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特傳儀禮也何

則周禮者周之官制也六官各有所職而大要以五禮為主故舍曰官而曰禮儀禮者周之禮制也五禮但揭其綱而行之以儀節為目故不專曰禮而兼曰儀由是言之則儀禮者為周禮而作也彼其竝稱為三禮者故云誤矣而謂專傳儀禮元乃有遺論乎今考此書之于三禮

有釋其義者

如祭義冠義問喪等篇又如曲禮朝覲聘問之類固釋儀禮至于遇會誓盟之類則

釋周禮也

又如文王庶子所記庶子是釋周禮諸子之類今不能悉卒讀者當自考之

者

如曾子問奔喪禮記喪大記投壺諸篇又如曲禮所記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夫生祭享祭品稱各明

堂位所記朝位昏義所記天子諸侯教婦之類

有引其全文者

如內則所引有

文同而指異者

如喪大記多引儀禮士喪禮正文而所指則自天子而下曾子問載子游問喪

慈母如母本儀禮文而

類

有畧相似而增損者

如少儀言語之美章

典周禮畧同然損其

類

有因其文而推廣之者

如喪服小記婦當喪

而出一章是因儀禮子嫁反在父

類

有解其未明者

如喪服小

記周喪三年問

有不相合者

如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喪服四旬諸篇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

則否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與儀禮兄弟皆在他邦

如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不合又如喪服

四制言父母以恩制与儀禮

類

有禮記四代之禮者有專

記周人之禮者有美其合禮者

如檀弓所記孟獻子禫

有訖其失禮者

如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孫

有記其非古

者如檀弓喪冠反

有記禮之所廢者

如郊特牲夷王

有

記禮之始變者

如曲禮士誅檀弓惟殯之類

有記其僭禮者

如檀弓

舍禮運醜等

有專言禮者

如禮

有兼言樂者

如禮器郊

尸君之類

有別記錄而無關於禮者

如孝記緇衣儒行

仲尼燕居

有別記錄而無關於禮者如孝記緇衣儒行

者亦所以傳周禮也彼异代之制可脩損益記錄之附

考資禮孝皆三禮之羽翼也顧其間或出後儒之傳會

不免有倍蓋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判其謬以禮樂之

本治其身心以器數之文博其理趣則由此書以達二

明文海
卷一百十五
禮密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註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舛謬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為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學寡陋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量稍為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註使讀者暢通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所助也脫藁斯竟序而藏之以俟君子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五月二十四日吳江徐師曾序

明文海卷二百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六

著述

刻唐詩二十六家序 黃姬水

叔氏浮玉子梓唐人詩自武德迄建中二十有四家成有詆之者曰唐人詩自貞元以後其音嘽以緩替之漸也弗梓可也以問余余作而歎曰夫詩者韻也元聲在天地間一氣而其變無窮者也取諸洩志而真已矣代

曷論也今之談詩者其誰不曰風騷而下其漢與魏乎漢魏而下其唐之盛乎指五尺童子而問之亦知談如是也嗟乎名言也而未為達方之說也即是而論則三百篇已矣奚有于騷奚有于漢于魏又奚有于唐之盛耶嗚呼今古時遷質文俗革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故苟根于心不必復古苟出于真何嫌于今奚必易衣裳而綰領反雕峻于采茅者哉昔九方堙相馬曰臣得其精而牝牡驪黃弗與也以代論詩是以牝牡驪黃相馬失其精者衆矣若曰氣有強弱調有高下以是疵

焉則天地之可以教求者莫如風雷必以奮者迅者為雷則殷然以鼓者非雷也耶必以颺者颺者為風則颺然以噓者非風也耶故激烈雄邃者詩也溫柔暢婉者亦詩也惟其真而已矣浮玉子曰彼之詆者亦知貞元建中諸子之撰其律和其情備非不嘉藻也慮夫效之者其調日趨而莫之底也余曰否否在人今夫閨房里巷未嘗論討而其言可被管弦彼宿儒老師曰某格某調卒歲穿求而不能幾一言者有矣故如其人雖降而為貞元建中真也猶之章縫之士而為桑麻之談

俗亦雅也非其人雖躋而為開元天寶弗真也猶之市井之夫而習都人之語雅亦俗也嘗聞陳思王曰有南威而論淑媛有龍泉而議斷割竊笑夫窮鄙之社空空之夫字義句讀尚未或通却乃剽竊其詞倔强其句嘵嘵然曰我漢我魏我盛唐也而輒置其蜚喙以凌誚媒孽徃哲可羞也已悲夫悲夫良工獨苦寧自今哉有唐三百餘禩不知作者凡幾而流傳于世者僅百人耳雖所詣不同緬想吟魂靡不極慮沉思殫其生平者矣則雖卑弱如晚唐不可以訓而亦不可以湮也况郎夫拾

遺秦隱君皇甫司空革與錢劉抗行者哉至如李蘇寔許接軫于沈宋顥詠頌建方駕于王孟者所不待贅也于是浮玉子命書簡末以詔同志云浮玉子嘗學于先子五嶽君故知詩

貧士傳序

黃姬水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乎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于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

下之民五性盡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借于宸御
歟而匱萃詣赴頓陶貨鎡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釜篋單
虛者友疏而家誚于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了身皆
胡越處一姓為仇讎攫而爭也如猛獸鷲鳥豢而養也
如廢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恃心精英之聚鬼神所
殃多藏之門鮮不罹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
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沉淪
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利往貪墨培克而桀心
充位饗餐苟得而跖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元度搗

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
所以希覲也困享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
然庸彙雖繁廉資者特受情瀾雖倒請介者獨持則代
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
穢或懷冲養順恐汨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
清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
居易而泰是皆襟侔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疾不以俗
磷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丹
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

揖讓成而雍皦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名
 跡韜閔間有散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抑馬
 遷之紀貨殖未免興汚揚雄之賦逐貧豈能激濁陶歌
 嘯詠緇帙多遺某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時緬思古
 人是獲宴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卧疾乃就榻上徐為
 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為二卷務皆畢老無
 榮斯登芳簡倘先窮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
 所未編也始之蹟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
 風則是傳也匪徒為一已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

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註參同契序 徐渭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
 人著述之骸故也後儒于書句々而訓之章々而貼之
 故經自為經骸而註自為註骸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
 取于明經而已註之々骸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
 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
 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
 湮也坐于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

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馮字数以別唱隨遂起吳儻妄裂亞搯如萬手縲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繆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貨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為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

物當得其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貨妄擬無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支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机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于既悟之後則可牽文于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諂斷輪矣阜：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于中開戶支窻叅之斗篷一用竒衝主言始終言終于甘始于十凡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雞十雙蒼其中人叙言

詩說序 徐渭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于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于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于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痒者指摩以為搔未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為搔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

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于言外至于所解見于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烝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概寔有得于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恣本于經而不泥于舊聞是以其為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

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于用深有得于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于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于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烏因為之刻之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搯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于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四書繪序

徐渭

嘉靖辛亥余讀書于錢塘之瑪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

祠兩廡僻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歛呼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叙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為脈圓孔為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体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

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既以色為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度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于明堂圖

文章辨體序 余孟麟

夫文以道其心之所欲言曷為而有體也文之有體夫即樂之有倫乎樂之為音起于簣桴土鼓成于大章雲

門而疏于流商刻羽究其指極則曰無相奪倫教者不得振之者不得教何其犁然辨耶今夫道以麗事言以因時載在往籍如畫卦叙疇亡論已自朝廷矢謨閭巷托詠與夫勒之彛鼎陳之諷諭以極于儒生墨卿之所屬詞而引類為賦為序為贊為書諸不可枚舉摠之則出乎至情而發之當物皆文也劉勰氏曰表章序記則羽儀乎典雅贊頌歌詩則楷式于清麗豈所謂體固然耶古之作者言人人殊然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大都各率其體是樂之教者教振者振哲乎不可紊鑿乎不可

廢也晚近世操觚濡藻之士非不羣然踵接顧師心自用斤斤不喜剽說而摳埴冥行去先王仁義禮樂之道且詭而遠非夫文辭多變不識其体乎奈何鼓宮以角應叩角以宮應也鮮不悖矣嗟文胡可以無体抑胡可以弗辨也海虞吳公訥慨文体之不端後學者靡所考鏡乃取古今之文編為一書上下數千載其人無慮數百家凡古歌賦以及銘檄為類數十餘種釐正體為五十卷而附以變體五卷彼其無闕世教者並置不錄名曰文章辨體揚扆微深劈析疑豫發今曩之蘊校華

質之規良以觀象乎古人而貽則于來葉也往有刻本其傳不廣茲重為繕梓以公惠于人人刊既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直藝耳非得其道不精予觀善其事者省釋于括度先後于馳驅若食飲被服然終其身而不厭而衛鞅之工苦引矢之端衰不勞揣逆而知此其法也至其總駢駢而中候鵠隨所試而無不當則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非法也道也惟精者自得之耳故曰齊扁之斲輪也進乎道矣是書所具故法耳學者由其法而精之叅伍夫歷代之變而仰溯乎先王仁義禮樂

之訓其於道殆幾矣

百家類纂序

余孟麟

百家類纂者羣百家之書各從其類而纂次之也夫百家所從來久矣禎圖靈篆玉策金繩靡得而云典謨系降机見殊門爰有鏤精揆義之士各暢自性襟宣之簡素勒成一家言不其彬々焉鏘焉于文藝之圃哉自漢以來史官別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四類而經史子集並世異流矣或曰諸子之澶衍皆起于聖學之湮塞也夫大道既隱微言既絕一曲之見

欲以杼軸精英窮極跌宕故朱藍並妍不相祖述然舉其靈變則超詣弗神裁其名理則詮析失寔卒使蔓延雜說畔于正軌其不為道術裂者幾何廼譚言兼存瓌語必錄君子猶時有取焉則奚以說也予觀類合之書或以文羅衆妙或以事囊千載參伍古今之變發揮物彙之情昔人所稱入道見志之書而隋志亦謂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故傳聞者所弗棄也但充廂照軫繁積弘多索貫披條尋究不盡有識者所以詳繕故寔比類相從標其妙義削其枝辭以纂會成

帙顧夫靈稟罕遇管窺易蒙各擅編摩不繪經練傳家以摻冗為富藻人以淫麗為誇是故摯虞流別徒掇菁華義度集林僅娛耳目且代次弗拘雅俗罔擇志牒雖夥殊未有厭然者此百家所繇類纂也今締閱其書八家臚列以陶鈞乎品教故儒家立其準以觀研乎冥筌故道家擣其精以綜覈乎施法注故法家徵其寔以幅尺乎骮格故名家表其模以淫及乎解脫故墨家括其隱以構攝乎机变故縱橫家致其曲以釀浸乎物典故襍家通其方以籠挫乎韜略故兵家掄其算有題引以叙

各家之本原有題辭以詳諸子之始末而又去其蹇駁拔其綱統使讀之者若控銜轡馭六馬從衡屈曲于九折之坂而不亂以殷鑒曩古以設教將來庶幾乎準的人情佐張興理亦在所不可缺如已抑又聞之叢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多聞見而岐于他道君子之所闢也嗟乎石以為錯不曰非玉弗用也藥以攻疾不曰非五穀弗食也誠極其異同之故達其指意之殊而一要諸聖軌即泛溢百家不足為我惑而且將為吾用是故君子之于學也博而取之約而擇之蓋是

乎不然者射弘博之科矜闕麗之識窺孺齷齪而與旨靡聞飭錦彪章而定用蓋寡此又類纂者之深慮也

詩考序

王樵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云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蓋二南用之天下無俟于正十三國變風雖領在樂官但存其寔以為鑒戒而不必皆有所用夫子不必一一論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

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人謂孔子刪詩其實未嘗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者正之而已班固謂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季札觀周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大小也則當時禮壞樂崩之後詩亦從而亂也久矣夫子自衛反魯得之他國參相正定然後各得其所得其所者得其所用也有王者作則禮樂興是皆其用豈空言哉近時王純甫先生謂夫子論治則放鄭黷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黷于樂而存其辭于詩則詩樂

為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詩也教自教也笙詩六篇有教無辭舊蓋有譜以記其教而今亡矣非但笙詩也餘詩皆有譜有譜而後教可傳今辭傳而教不傳矣孔子曰鄭教淫謂其教淫耳若曰皆男女相悅之詞則是鄭詩淫矣鄭教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者也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教者亦不專行于其地諸國皆有之但是其音節而不必是其辭則皆其教也夫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人心壞風教莫甚于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教者夫子之

本志歸魯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為之兆也當時教與辭俱存故樂可正今教不傳故古樂卒不可復而其辭之存者亦多非古經之舊自朱子集傳之後其門人項安世平甫時于言外有所獨得可謂有功于此經其說曰甘棠分陝以後詩也何彼穠矣東遷以後詩也楚茨以下十篇正雅而禘之變雅豳風雖繫于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一故取而綴于七月之後且有豳雅豳

頌一詩而具三體不止于風也故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自王仲淹例以為變風既失之而且勦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誚尤無理其曰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固矣獨不曰周公至誠卒能正之乃不曰正而反曰變以損其寔乎殆非夫子之意也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不可分記曰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正謂周頌也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三嘆則和聲之多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唱之辭獨載此所以多類有闕

文疑義而不可易知也桓之詩春秋傳以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非其舊者多矣商頌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之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為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而自為二體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之皆五句獨第三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皆其分章處也而經師不察右皆項氏之說自朱子

一洗小序之陋以詩說詩而不為沿習所膠其得詩人之意不啻什九愚學之晚因項氏之說再為考錄相遺經接緒義成先覺是亦朱子待後人之心也

梓錄古禮序

王樵

古禮亡闕文公朱子嘗請于朝欲修三禮而不果又嘗編類亦未成書然其考禮之意凡吳氏叙錄所擬議者俱已具朱子與潘恭叔書中朱子大意儀禮附記一也禮記分類二也其他經傳及注疏類書但說禮文者並編集別為一書三也周禮全書雖不可分析若欲便于

考閱亦即以祭祀賓客等項事別為門目自為一書四也此外禘書若國語孔叢子之類別為外書以收之庶無所棄遺又不至混亂五也竊謂此恐是朱子編類之初例也又荅應仁仲書曰前輩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按朱子此所定本不知與所編儀禮經傳通解同否要之分章句附傳記朱子以為讀儀禮之要法恨不令韓文公見之而吳幼清乃謂經之章後不宜隸以補

記補傳經之篇後不宜錯以傳篇補篇其亦泥之過矣
經傳錯處如漢費直以易彖象傳釋經鄭玄王弼又分
附卦爻之下誠不可也朱子之書豈有是哉愚嘗謂經
不可補而記則可續朱子于禮經中如內則等篇名曰
補經而所刪修實戴記之文非經也或削本篇之文而
補以他篇之文如郊特牲中有冠義昏義在本篇宜削
而歸之冠昏本篇乃得其所是乃正其錯簡而非亂其
成篇也內則最為完篇中間亦雜以養老一段朱子所
定內則之文一曰事親事長次曰飲食次曰男女之別

次曰夫婦之別次曰御妻妾次曰胎教次曰生子次曰
教子次曰冠笄嫁娶整然有倫使先儒掇拾之簡更成
完璧豈得必以舊文為是乎自有此書使學禮者尋討
易見要領豈不甚幸且于國論有所折衷尤非小補惜
乎禮學日廢學士大夫罕復究心于此并其書而不復
讀者多矣世之所存僅有監本而殘闕漫漶幾不可讀
予竊懼焉爰取舊本叅校而重錄之儀禮十七篇三山
楊信叔有圖行于世足為禮經之指掌禮必有義必
相附取冠義等篇依朱子所定各繫經後其內則以下

諸篇并喪祭二禮悉依朱子與勉齋黃公所修而錄之
取便于誦習故但掇其要略餘有不能盡者凡朱黃所
采輯諸經傳記之文惟周禮謹遵朱子初意別為一書
云

周禮全經序

王樵

孔子曰為國以禮先儒程子以為達此理者堯舜事業
也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興焉此理之自然也君子循乎此理故其為
國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言動威儀之細其多至于三

千三百而莫非此理流行之体天地萬物自然之定分
也但我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
顏子克己而復之于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于天下其
為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于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所謂
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擾之故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得此于上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得此于

下仲尼所以飯蔬食飲水而樂在其中也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不得非所以為夫子之加損也由求之徒蓋未達也顏子其庶乎故子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嗚呼周公之道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周公之道堯舜之道也其遺典之存者有儀禮周禮他經言其理二禮見諸用此固古聖人所以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寔事也佛老見其大而不見其寔則驚而為虛禮學專門之家見其細而無見其大則拘而為陋二禮之不明也久矣漢儒譬之周公守藏吏也名物充陳不問良楛天球河圖允弓和矢與夫名材毒藥敗鼓之皮但傳以為先世所遺者皆籍記而封守之惟謹王安石啓漢儒之藏用其毒藥以療人之飢渴遂禍天下世之以是為周禮病則亦過矣紫陽朱夫子見高千古學綜往哲嘗謂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数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

其義疏耳因為之緒正今世所傳家鄉邦國王朝禮與其徒黃直卿所纂喪祭二礼者盖僅其編類之稿本也將復加筆削而先生歿矣元吳幼清氏有志續成之而不就長樂柯君獨能精考力求不泥于名法之拘陋而能見其大于古聖人所以由之于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可謂見其寔其書之先成者有周礼全經盖取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寔冬官也不煩割裂紛亂而全經自復乃集諸儒之說以釋之發所見以原之其間如鄉遂井田貢賦軍伍皆有獨見非諸家所及周礼既成將遂

及儀禮以終紫陽夫子之志日偶遇予雲陽一語意合遂辱定交閱歲盡携所著過予草堂而相訂焉且以序屬予愧謝弗逮而柯君之意堅甚乃為著其志為國子先生姜叔氏者迪古崇禮之士也試以予言質之當復有以進于柯君

薛方山隨寓錄序

何良俊

方山先生詩文集總若干卷既刻梓以傳矣茲隨寓錄者乃督學浙省與治兵秦中時其所論換門弟子隨手輯錄遂亦成袞先生出示某使序之某卒業以復于

先生曰先生之文若淵海然余不得其涯涘余曷敢序
焉曷敢序焉先生曰公一時最知文且素戇直言不誣
公無辭余曰唯、余憶辛卯年與先生俱入試于南都
先生爾時名譽籍甚已震動于都城南畿人來就試者
皆知常州有薛先生善為古人文其學無所不窺南都
士莫有能先之者先生偶知余過訪焉交見甚懽也是
年先生與余皆見黜于有司相繼以拔貢去繼是先生
以甲午舉于鄉乙未舉會試第二先生官漸起天下人
皆知有常州薛先生矣而余屢試不售遂歸隱東海上

取所藏故書讀之每晨起誦讀必至丙夜遊行持卷冊
有時顛墜阮岸蓋欲覽前代餘畧以揣摩當世之事不
但為文詞爾也如是二十年復出以干時又不售得翰
林孔目而南非其志也甫三年即罷去而先生故勸游
矣丁巳春相見于青溪之上各出示其所為文相顧大
笑先生曰公不負余、亦不負公哉夫今世所稱最善
為文者公知之乎大率有三等其一喜言理其一好騁
聞見援引故寔牽合強附以奇僻為工間有不涉二者
能上追史漢論事切當情寔忼慨激烈于時世有闕然

合之于道或稍牴牾余于此三者不能無隘心焉若其
崇竒好怪務為晦澀故滅裂其體艱深其辭然要其中
之所存不越常人之見此又最下劣不足言者余試舉
言理者與公論之嘗聞古人云文以載道未聞其必援
夫道以為文也夫援道以為文此之謂挾天子以令諸
侯舉世莫或非之然道正不須言不言而道未始不在
苟一涉有言稍或不合則毫釐之差而學者承訛襲謬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夫道者磅礴混淪酌之不
竭如羣飲于河由人自取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

之謂也夫飲河者豈能盡河之水猶之求道者豈能盡
天下之道易曰仁者見也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言
人之氣有清濁性有剛柔各克其量不能兼也今序一
人之事則曰某事如此是仁也某事如此是智也則是
聖人許人以各具而今人顧能全體之耶易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所謂語上云者道之
謂也語下云者器之謂也則是以聖人之門中人且不
得語道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贈一人以言則曰如是而謂之性如是而謂之命如是而謂之天道則是其所告語者盡子貢以上人耶然要之無當于其人無關於其事不過取先王芻狗陳之見者曰是嘗為神之所憑矣遂駭然生敬而不知其故芻狗也世無尼父誰為折衷為文之弊余不知其所屆矣余舉手以謝先生曰先生之言某之心也後數日陸祠部五臺過余偶論及文余舉似之五臺曰為文語道蓋自昌黎公已然矣余曰公試舉一二五臺曰如原道送文暢師序皆是也余曰

嗟二五臺夫文名原道非道曷明且文暢以浮圖之說與吾儒角立苟非明吾道以勝之又將何所言哉至昌黎其他之文若送王含秀才則近取于醉鄉送董邵南則遠思燕趙悲歌之士辭意忼慨令人思奮豈必盡談空談性說仁說智哉夫道若日月然日月在天則盡天下之物凡慘舒榮悴舉莫能逃其行矣道在天下則盡天下之人凡邪正得失舉莫能遁其情矣譬之太史公作史記其序游俠刺客四豪諸人皆直述其事宛如畫出而千載之下讀其文者猶可想見其人然而道固自在

合之不合而醇駁之迹見矣豈必曰某事非道某事非道然後為得耶故懸日月以待物而物形自見苟一物以一日月照之日月其晦乎懸道以待人而人情自見苟一人以一道語之道其裂乎五臺曰道固若是公無乃稱故余因叙先生之集聊復及之先生之文談理而不見其迹引故寔皆當其事上薄史漢而不詭于道今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蓋必得先生之意然後可以讀先生之文後世有知余二人者其在斯夫後世有罪余二人者其在斯夫

唐雅序 何良俊

張子撰唐雅成東海何良俊曰余讀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蓋未嘗不傷之焉夫世有辭章之士苟得見知其主上下齊契君臣同轍相與遊譚詠歌雍容盛美顧不謂顯榮哉然好文之主不世出難進之士彼其于世又不屑之也遂有伏死巖穴終身不得望帝王之門者此其遇不遇何如也世有如此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誠使謝與七子比肩于建安之朝則公幹仲宣之亞匹自偉長而下有不得爭騁而較疾矣迺遂偃蹇下僚終

以狂佚取罪當世故其言獨傷宋玉唐景鄒枚嚴馬之主不文魏武帝雄猜多忌而以鄴中之娛為書籍未見此其意不無少望也今余考鄴中諸作自公讌贈答之外不少概見獨有唐君臣之盛視是有加焉夫唐太宗當草昧之初即好篇詠海內風動羣士響臻是以俊彥在列風雅盈朝每朝章國典錫爵寵行節候和韶物色妍冶苟情有所屬事足樂詠者則君倡于上臣和于下雖以一事之微而鋪張陳寫曲盡其變獵秘搜奇窮綺極麗顧盼而興風雲唾咳則成珠玉至景龍中上官昭

容以宮闈之媛往々與朝士埒能實從一以將臣而時有屬綴蹈厲之音初無見于彤管婉約之辭亦不遺于武弁轉移之机有符神宰陶鑄之功無爽立造謂之曰盛信不誣耳使謝而得聞茲風則其感歎當又何如耶然世有謂詩者無益于治天子在上可無用詩烏乎茲豈然哉夫詩之所從來遠矣自卿雲賡載之歌作于朝康衢之謠興于野詩道其濫觴乎厥後世代遞變流別漸繁雖美刺雜陳而風雅無別至孔子刪詩始定著為風雅之名詩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則雅之義蓋兼風矣古者天子在上則在下之人苟有其情而不得言與言之而不能盡者必託之詩以自陳于天子故凡王政闕失民俗吡亂以至貧士失職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一見之于詩天子初不下堂遂由此而覽知天下是非得失之故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下之間但以微辭相感動而精神流通雖最僻遠若出一體詩為用豈細故哉及王澤竭而雅亡天子遂不用詩士亦恥以辭章自進由是天下之情始有壅而不通而困窮之士愁苦怨

嗟之教作夫愁苦怨嗟之所謂詩則古簡兮考槃之屬君子以為衰世之徵是豈詩之本然耶世之集唐詩者衆矣率多里巷歌謠要非詩之本張子特取唐君臣唱酬之作集而刻之其亦有康樂之感也夫夫聆鈞天之奏者塞耳不願巴渝之歌觀黼黻之文者瞽目不願茹蘆之色自唐雅出則諸集詩者可盡廢矣或者又以為唐初承陳隋之習詩歌靡曼君子蓋無取焉夫陳隋以偷安之君競事淫侈乃造為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曲輕綺浮艷特委巷之下者耳亦何足宣之廟堂布

之典訓其風雅之罪人乎若唐太宗以英武之姿雄略
蓋世卒能混一區宇襲服蠻戎故其詩有曰雪耻疇百
王除兇報千古又何壯耶至于所謂庶幾保貞固虛已
厲求賢則禹湯之規也減身資累惡成名有積善則風
愆之戒也其後玄宗雖頗驕盈而餞贈守牧拳子子惠
之言春臺望有還念中人罷百金之辭猶志存儉節苟
槩以陳隋視之不亦過乎且一時之臣如魏徵之詠漢
書則責難于興禮虞伯施之觀宮體則弼違于雅正李
景伯迴波之辭秩之初筵之傲李日知定昆之作悠悠

勞者之歌宋延清應制龍門追思農扈魏知古從獵渭
水取類虞箴並辭托婉諷義存忠鯁即詩序云主文而
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若此者非也苟得推是
而廣之亦三代之遺也世主因不用詩遂以為詩不足
用烏乎可無傷哉是編起自武德迄于開元通得二千
餘篇分二十六卷自天寶以後則風格漸卑其音亦多
怨思矣故削去不錄張子撰述之精世自有能知之者
故弗論乃相與論著其大者如此云

疑畧序

丁自申

六經語孟曾思之書其垂于世而焯然大明者是豈一人之力哉古者遺書方出秦火之厄傳誦未廣也漢儒述相口授皆業專其書相與叅訂缺謬而疏其訓釋雖其言不能皆醇而所以羽翼聖經以待後人之慎擇而取者用其心亦勤矣然當時親傳聖蘊如學庸二書猶混于傳記之中至唐韓子特揚大學誠正修齊治平之序卓然于原道有見未可以其遺格致而輕訾之李習之發中庸論誠之旨為復性書其言有漢時白首窮經之士所不能到二書不待宋儒而後表章者夫以文公

朱子殫其平生以集諸儒大成可謂前無古人悠悠千載何韓李二公獨以文稱而與抗焉謂原道復性不得與于斯文不可也由唐而後其各以所見互相推明而共致力于遺經者抑又多矣今當經學大明之世儒者之弊大抵在于襲前人之成說隨教雷同而莫知所裁此其名為尊朱而寔未知所以尊譬如遐方蠻服奉諸夏之正朔而倫叙等殺所以執聖而合天者彼惡能盡識哉近世陽明王氏稍摘一二以駁朱說之漏使紫陽復生亦當與之去短集長上下其議論者然義理无窮

人各有見安知異時不復有駁予者必砭之然已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也則亦恐非公聽並觀之義矣乃今觀于堦齋先生之為是書也折衷朱說而反覆于義理之所安不敢于背朱未嘗徇人之所同信不必于異朱未嘗諱已之所獨得蓋更數載而後就稿翻數稿而始成書有以知先生之用心于學者深已且先生誦朱之書而尊守其說者也豈敢以其言少出入于朱而覆抔土于泰山添勺水于江河以求多哉必無是也先生之心固朱子之心也夫朱子極尊信程子而易本義不必盡

同于程傳其序伯恭甫讀詩記也深有味乎其言至自為集註少或取之使以學庸章句為已足矣不必別為或問以附其後若解誠意章未為絕筆其他固當覆改也所謂以俟後之君子者則亦何妨于後學之申明耶惟不察其用心之所在而妄肆詆議輒欲求勝于前人者斯為可憾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非一日之失也所以刊正補輯亦非一人之能也儒者勞心苦神于汗簡之中欲為千世決難解之惑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什取其一百取其什庶幾可以俟聖人之復

生也其論公矣然彼斤斤焉斤漢儒之妄必斬千百歲之後復得一歐陽修者至于再至于三以附同其說得無褊而傷于固歟先生之書既著不以自是其說而名曰疑略斯其義可與朱子相發明而其虛心出近世豪傑之士之上宜為學于朱者之所取也愚也讀先生之言雖未至惜然無所疑乃竟不能發一辨難以相質證以此見愚之不足以語乎斯道而未免墮于隨教雷同之弊因刻先生之書而序之竊願再有讀于先生

重梓爾雅序

黃輝

志曰郭璞入蜀注爾雅烏尤山嘉州天下山水也即注宜有助焉嘉故有本以訛不可讀予重命是正付諸梓叙曰爾雅益古小學云自揚雄劉向莫詳其祖學者咸祖姬公傳曰尹佚教其子爾雅佚博聞彊記與公前後夫世子者也豈公初抗世子務廣小學授記方聞之士以日月成王者與當周盛時制備文同方物畢至若衡貫古今瓌淹倣俛繫爾雅力焉或援張仲孝友之彙直疑為游夏記者不然也脩習差累固世之有年夫文傳義也義蒙文也象標物也物染象也藪若者時也畛若

者俗也徵事日近遐文日古叅伍革化磨歷萬變同或不咸異或相媵或割而降或託而污歟兮或遲泛兮或渊化不為也假不返也似相奪也諧相報也返相稽也睽相遜也嫌相夢也害相成也觸相取也辟極而塞也幻極而竒也孽二鳥不知其宗也檀乎楹乎枳乎橘乎槐乎芷焉植而叅乎岐而本乎野而稂而獲炎傳而水別而味乎疇既之哉故權有視也鑿有窮也規有磨也盤庚之書無訓為者也安知其莫復訓也重繭而之冥山踵稱踈趾稱親赳赳之積也荒服口極言不可知重

九譯而至即舌人響應囁嚅之積也如古無訓詁將六藝質滅久矣後世何所放循哉故傳記吾宗爾雅矣本草內經穆天子傳其鉅也說文之方言訓纂水經注其系也廣翼埤山之倫其雲耳也景純注爾雅旁為解豁諸訓博極精訪自命清通其譜而說之者也且景純距游夏游夏距姬公耳殫力十八年猶或未詳俯仰前後又可勝道哉初尔雅未顯僅以重漢儒始注古人有知固笑羅目得鳥已而道世訓詁陋漢漢亦爾雅何也傳書者曰穴奚鳥鼠同也是鳥無餘而鼠無也神禹

識為誣而姬公慙息之也又奚鳥鼠蟬蛙之數教者耶
語曰少所見多所怪漢其如後世何也夫子固叙爾雅
耳必曰予一貫之非多學而識之則宣尼子贛在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黃輝

經六已耳益而十三演而註疏日滋而日若不足古有
是乎哉曰古不能無今也經不能無傳也傳不能無訓
詁也吾得之盤庚盤庚之書非古人語也然而不啻古
人語也將訓詁遠歟訓詁之為古今若也斷自爾雅始
爾雅今業名一經自姬公史佚游夏之徒下雜初漢纒

纒宜可信世顧以訓詁薄漢儒則爾雅非歟且春秋執
禮各裂為三耳目統緒自當有辨然猶鼎立不廢何者
存之不匿為瑕而廢之並喪其瑜也是以君子重之非
重傳也重經也昔者仲尼翼易蓋自命傳耳豈嘗曰經
哉曰六經孝經論語孟子皆是物也爾雅三傳戴記明
明乎古之傳注疏也儀禮周禮非經也非疏也然而得
稱經繫于經也古之傳注疏得繫于經而後之注疏顧
不得繫于傳歟夫聖人之道猶日月然歟時顯晦誠不
為損益然日將旦將則清風伏陰月將升則星辰助明日

月聽之而不辭彼夫煨燼利缺之餘孰為疊之至今者清風乎星辰乎聖賢必有取焉爾自箋解繁興訓詁微絕士徒目飽耳入愈淺用愈卑何也徒手而得義不經深惟是以掩卷而固陋如故也訓詁之為學也釋文而闕義使人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古之人豈愛為義哉以為吾經待吾人釋文有餘矣不然者雖盡義奚益焉乃博士功令壹稟元晦不聞元晦之自悔乎曰吾今而後知漢儒之善說經也則既晚年矣為元晦者將為其老而善者耶抑為其少而悔者耶布鵠于此一人

射之與衆人射之其中孰多也即吾未知漢儒之不元晦也近復稍之薄宋矣乃意在百家二氏獨奈何大司成某曰必求諸經近莫若注疏即注疏不盡漢然漢可導焉既得請則司空助殺青之後而不佞序其首

刺劉向說苑序

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之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今古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

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願藉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躡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擇者而為用畢予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為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徵太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煌

翕訛向自以劉氏正宗拓落不柄事而徒手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極于文質之故大旨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耶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駢也詳向所據引踳駁詆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承奪亦足以喟然而遠

鏡矣惡在其為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為奏蓋與校中書
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為
可觀而已非欲為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文入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即不丞相
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躍望之堪猛之間孤
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
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為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
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為一目之羅不
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為說委蛇汗漫而真

其中蓋吾觀其所語陳于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
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為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子
故重為序如此

明
文
海

卷
二
百
十
五

三
五

西

